

茹志鹃著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儿女情

在月光下，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，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，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，盖上了这位平常的、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。

文匯出版社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儿女情



茹志鹃著

文匯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钰 史煦光

封面装帧:周夏萍

· 海派女作家文丛 ·

儿 女 情

茹志鹃著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2,000

印数:1—6000

印张:12.75

ISBN7-80531-395-4/I·16

定价:18.50 元

目 录

着暖色的雪地·····	(1)
家务事·····	(27)
儿女情·····	(39)
剪辑错了的故事·····	(57)
草原上的小路·····	(82)
百合花·····	(114)
高高的白杨树·····	(126)
静静的产院·····	(152)
跟上，跟上·····	(176)
黄浦江畔的一群女性·····	(190)
她从那条路上来·····	(192)
跋·····	(403)

着暖色的雪地

陆橙一接到外语学院的录取通知，一切烦恼都丢到了脑后，人就像长了翅膀，想飞，想奔，想跳。心在擂鼓似地搏动，头也有点眩晕起来。但他自觉控制得很好，友好地接受了那位邮递员姑娘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回答了她的问題。也向楼下的宁波阿婆笑了一下。然后他也没上楼，就直接向弄堂外飞去。碰到了隔壁那位苏州嫂嫂，他一向讨厌她的嗲声嗲气，讨厌她为林黛玉流不完的眼泪。今天也破例先招呼了她。在弄堂口看见十六号里那个内分泌失调的小胖子，正满头大汗，在梧桐树下踮起脚粘知了。他觉得自己平时说他一股蠢相，有点不大公道，为了补偿一下这种不公允，他竟然上前抱起他那两条肥腿，托着他往树上凑，小胖子吓了一跳，“知——了”一声飞走了。小胖子挣下了地，两手叉着腰，气冲冲地叫道：“做啥？”

“什么稀奇，下次我逮一个给你。”

“啥人睬侬!”小胖子朝地上“呸”地啐了一口。

真是孩子，把一只知了看得多么严重。陆橙摇了摇头，轻快地朝肖芳家走去，汗湿的手心里紧紧捏着那张通知。这就是它，幸福。幸福，原来是这个模样。他有意放慢了步子，他要好好地享受它、端详它，就像小时候跟妈妈在干校，有次吃到西瓜，他把瓜肉含在嘴里，不马上去嚼它，来延长吃瓜时的享受。现在也正是这样。在半年以前，肖芳就传达了她妈妈的意见：“要等你考取了大学，妈妈才肯承认我们的关系。”

“那么你呢?”

“我等你。”肖芳的回答是干脆的。陆橙当时感动，现在更是感激。这一声干脆的回答，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爱情，纯洁、透明，而且是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，经受得住任何考验。今天，终于胜利了。自己没有辜负肖芳的期望。那三天的考场，真是人生中的一次关键性的决赛。经过了搏斗，自己终于赢了。赢了，这意味着什么?……这就是：有了保证的前途、理想的工作、纯真的爱情。哦!概括起来，这就是幸福。陆橙长了这么大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，这样具体地正视过自己的幸福。1977年8月21日，记住这个日子。这张通知让他明白了一条真理，那就是只要肯努力，什么都是可以达得到的。一切光辉灿烂、美好的幸福都还在前面。“其实，现在这结果，也是预料中的，这是多少日日夜夜换来的。……我为什么要这样匆忙?一定要在肖芳妈妈面前表现得冷静、沉着。”陆橙这样想着，可是脚步还

是控制不住地加快了起来。

傍晚，陆橙回来了。他在肖芳家里只吃了一碗冰镇绿豆百合汤，但他简直有点醉了。肖芳的妈妈破例亲自去买了棒冰，亲自动手做的。而且，吃的时候，肖芳一面用小匙半匙半匙的吃，一面悄悄地用肘子碰了碰他，轻声地笑着说：“我这是沾了你的光。”这份儿亲昵，这份儿温情，还有那两只亮晶晶的眼睛，那一次次欲笑而又未笑出来的含意，都是不平常的，也都比他期望的更好。不过同时，她们也使他了解到，他目前所获得的还远远不是幸福的高峰。

同一个外语学院毕业，分配的工作，虽都是五十八元的工资，但性质、条件、高低，真有天壤之别，可以去国外使馆，也可以塞到什么角落里，什么也不是，混个饭碗而已。这里除了成绩以外，还要有个政治条件，还要看有没有“关系”。这是肖芳妈妈在十分亲切的谈话里，顺便提到的几个问题。包括陆橙母亲的改嫁，现在又想再嫁的名声在内。说得不多，恰到好处，既不破坏大家的兴致，又使陆橙明白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所以当陆橙往回走的时候，头脑倒确实冷静了许多，最初的狂喜已经过去了。

算算自己家里，虽没有一个党员，不过“摆摆”的成份是硬的，工人阶级。“摆摆”是陆橙对继父陆阿才的称呼。是他从陈橙改为陆橙时的一大发明，他在爸爸和伯伯之间取了一个音，就叫他“摆摆。”这比较活络，有时可以把音往“爸”字方面偏一点，有时也可以向“伯”字上

靠一靠。总之“摆摆”的成份是一条有利因素。生父陈青很可能得到平反昭雪，也是有利的一面，可惜父亲在世时，还够不上是个著名画家，否则，情况又会不一样了。最让人伤心的是母亲。“唉！”陆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习惯又使他象过去那样，低头走进了弄堂，走向那个讨厌的家。

“橙橙！”楼下的宁波阿婆叫住了他。她也许是有意避开他改了的姓，一直叫他的小名橙橙，“两个钟头，电话来过三个了。全是来寻依娘咯！”说着就大不以为然地摇着头，递过三张传呼电话的条子来，“九分洋钿是吾奴垫出咯。”

“哦！谢谢，谢谢了。”陆橙赶紧给了钱，赶紧逃上楼去，生怕她又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。对这个老太婆，他算是真地怕了。尽管她过去对自己很好，特别是在妈妈和“摆摆”去杭州旅行结婚的时候，她曾以最大的怜悯、同情，甚至为自己流过眼泪，给过无微不至的照料，但同时她也说了妈妈许多话，是一个孩子无法忍受的话。前天，妈妈去医院的时候，头上蒙了一条被单，她就佯笑着说：“哎唷！橙橙姆妈又要做新娘子啦！……”

这就是家，自己的家，陆橙感到一回到这个家里，连房门还没进呢，原先被他丢到脑后的那许许多多烦恼，就挤开了刚才的愉快，又全部搬到了自己面前。自从妈妈提出离婚以后，在县里机修厂工作的“摆摆”就不是每星期都回来了。前天妈妈进了医院，陆橙马上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却说有要紧任务，一时回不来。家，这就是自己的家。

陆橙开了房门，这是一间老式前楼，镂花木格窗，光线幽暗，房里的家具也说明了主人的经历。以那张油漆尚新的双人床为中心，大橱、小方桌、椅子，都还是半新的。而房门口那个旧被柜周围，则都是笨重的，旧的，已失去本来颜色的圆桌、方凳，各种画架、画框，以及煤油炉子、瓶瓶罐罐，这都是早年生活留下的痕迹了。房间没人收拾，弄得到处灰蒙蒙、皱巴巴，凌乱不堪。空无一人的屋子里，却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。他推开了所有的窗门，便颓然在椅子上坐下，在这个家里，他一天都不愿再耽下去了。好在他马上可以搬到学校，要离开这个家了。真是谢天谢地。想到这里，心绪才稍稍平静下来。展开手里捏的几张电话通知，果然都是章珉打来的。他是一个什么厂校的代课老师，五七年戴过帽子。妈妈说他是自己的画友，但他自己说：“可惜不会。”他是前年开始经常来家里，给妈妈做画框，给自己补习过英语。穿得很随便，但人倒很精神，体格也壮。说他是知识分子，倒更像个工人，两只手伸出来，筋脉突起，整个手掌都是老茧，一个个指关节，似乎已永远伸不直的样子了。

“你种过田？”陆橙问他。

他笑了，说：“在乡下掘过几年泥巴，不过不是种田。是在砖瓦厂做临时工。”但是他的英语真好。当时陆橙决心攻外语，和他是很有点关系的。说实话，开始陆橙对他印象并不坏，但没有想到，他会变成这个家庭的祸种。最使人想不通的是妈妈，她建立了这个家，应该最理解其中的艰苦，可是又偏偏是她自己要把它弄毁。她，已

是四十多，奔五十的人了，弄不懂她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来，这样折腾去？

“妈妈，为什么呢？……”陆橙是爱母亲的，因为爱，所以就更恨。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常病假，每次陆橙代她去学校领工资时，都像是去赴难。那个女会计总是用半边嘴笑着说：“董毓德生什么病呀？上星期有人看见她荡在一个男人脚踏车后面，在郊区兜风。”

“大概是中风流行病。”出纳员即兴创作了一句双关语，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。陆橙脸上火辣辣地，恨不得面前立即出现一个地洞。有一次他领工资回来，把钱摔给母亲就开口了：“请章珉下次不要来了。你的那些镜框我建议也不必请他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爱听闲话。”

“人家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陆橙真想说：“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但她到底是妈妈，他忍住了。人家说什么！有人说“轧姘头”，有人说是“不正经”，肖芳妈妈则更妙，似笑非笑地说：

“你妈妈是董毓德！啊！听说过。”这一切叫陆橙如何说出口，又如何说得清。他只是阴着脸沉默。

“橙橙，你呢！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……我觉得难为情。”

“哦！”妈妈像恍悟到了什么。

过了两天，“摆摆”回来了，带来了自己钓到的鲫鱼，天热，鱼已变了味，但他还是巴巴地带回家来。妈妈

把鱼烧好，端上桌，又给他斟上了酒，要他坐下来。“摆摆”从母子俩的沉默中，已预感不祥，现在这种出格的客气，更有点紧张。“啥事体，说嘛！”

“阿才，你觉得我们这样生活，幸福不幸福？”

“什么幸福不幸福，人有个着落就是了。”

“阿才，那我们还是好离好散吧！”

阿才呆了半晌，才想出一句话来，“你原来的男人要落实政策了，我也想过你该跟我离了。”

陆橙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跳起来走了。他躲进阳台上搭出来的那间小屋里，不吃不喝的读书，成日成夜的读书，他绝食抗议了。最后妈妈煮了一碗水铺蛋，端上来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只是对着碗垂倒了头。妈妈顿了一下脚，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，随后就朝他跪了下来……

绝食结束了，同时母子间的感情也似乎结束了。从此妈妈没有再提离婚的事了，也从此她画里的那片茫茫白雪，便横在母子之间。

那幅画是她四年前的一个冬天画的。整个画面上都是雪，雪铺的路，雪裹着的树，远处压着雪的茅屋。一个妇女的背影，正张开两手向前奔跑，但实际只是在雪地里挪动着脚步。她四周是一片白雪，没有人影，没有车辙，铅色的天空下面，风在肆虐，摇曳的树上落下来的，依然是白色的雪。右下角是潇洒的签名：毓德于1973。陆橙觉得整个画，连同那个签名，都透着一股冷气，这冷气现在便布在自己与母亲之间，布在整个家里，也布在母亲的眼里。前天她突然发了高烧，在送她去医院之前，她就呆呆

地盯着这幅画，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：“一朵金色的云！一朵金色的云！……”

医生诊断下来，高烧是由于肺炎引起的，问题倒不大，大问题还是在肝，陆橙看到病历卡上写了Ca和一个问号，并建议转送郊区的肿瘤医院。陆橙按医嘱办了，可他心里有数，母亲在发高烧之前，还经常骑自行车去郊区转转，日子过得很寂寞，但也很平静。从没听她说过肝痛，如果是癌，哪有这么太平。

陆橙看了一下闹钟，才五点半，还来得及赶上探病的时间，他要去告诉妈妈，自己已被录取的消息，她会高兴的。想到这里，身上的汗也收了，暑意也消了，这屋子到底还算阴凉。接着便觉得饿了。中午为了等通知，只划了两口泡饭。下午在肖芳家也只喝了一小盅汤。现在该做点好吃的了。“炒鸡蛋，下面条。”他兴高采烈地动起手来，把煤油炉端到方凳上，坐上锅，点上火，正找着油瓶，就听见有人敲门了。声音是小心的，急促的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回答得很轻，然而清晰。一听声音，陆橙就来了火，上前拉开了门，又立即用身子堵住，极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不认识了？”

“认识。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章珉眯缝着那双黑而深的眼睛，加上几天没有刮脸，再加上劳顿，焦虑、激愤、压抑，整个脸就像一团黑气。他凝视着陆橙，沉思了一会，便泰然地说道：

“我来找你……找董毓德同志。”

“她不在。”

“我知道她不在。我要知道的是她在哪个医院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?”

“为了，”章珉直视着陆橙，眼里象燃着一团火。

“为了她是你妈妈之外，她还是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她是一个人!”章珉抬起头向墙上那张画盯了一眼，便翻身走了。

二

旋转着，变化着，像万花筒，转着，变着，各种颜色，啊!各种各样的图案。黄的，橙的，红的，金的，哦!对了，云是金色的，一朵金色的云。……但是，我不要这走马灯似的转，这万花筒似的变幻!好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了，“我，这就是我，我在这里。”董毓德又恢复了自我存在的感觉。不过仅仅是存在着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情绪，没有需求，只有一片白色。一个白色的人说：“是晚期。”另一个白色的人说：“肺也不好。”

一双眼睛俯向她，两双眼睛俯向她，啊!眼睛，眼睛，无数的小眼睛，象蝌蚪，象水痘，密密麻麻，牵牵连连，象皮肤上绽开了无数的小裂口。

“啊!……”她大叫起来，汗毛竖立，浑身战抖。这是他的画，陈彦的画，橙橙爸爸的画呀!他说：“我该死，我改正，我把群众都画成盲目者了。我改正，我改正

……”他说着，画着，在那一排一排作为背景的群众脸上，添上眼睛，添上眼睛，多少眼睛啊！像水痘，像皮肤上的裂口，密集在一起，拥挤在一起。忽然，它们聚拢在一堆，变成了一双大睁的、呆滞的、无光的眼睛，这是陈彦的眼睛，他仰面躺在六楼下的街面上，大睁着一双死了的眼睛。

“哦……”毓德呻吟着蜷缩起来。额上汗水淋漓，身上却起着一层鸡皮疙瘩。

“你冷么？”一个白色的人俯向她，在一片白色的上面，只有一对眼睛在动。

“我怕……”那双死了的眼睛固执地盯着她，“陈彦，陈彦，你看看橙橙呀！你再看看橙橙啊！……”毓德气急，汗流，四肢冰凉。她听见孩子撕人心肺地在哭。她抽噎着，但没有眼泪。

“她家属呢？”

“没来。”

“给她一支镇静剂，让她休息。”

……

记忆破碎了，变成闪闪烁烁的一堆，时而清晰地照到一些什么，时而是黑魑魑地一片。

……

“妈妈……”

有人在喊，这是橙橙，啊！冻成馒头似的小手捧着妈的脸，仰着头看着那间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小屋，问道：

“妈妈，太阳到那里去了？”

“太阳到田里去了。我们到田里去找它去。”

光闪闪咸苦的水，芦苇杆搭成的房屋，眩目的白雪，在这透明的冰雪世界里，她背着沉重的负荷跋涉在五七大道上。真美啊！可是太冷了，她的前面应该有落日的光，黄的，橙的，红的，金色的。夕阳是短暂的，然而温暖、温暖啊！……

“不过，我太热了。水！……”毓德微微睁开了眼。病房里过早地接纳了黄昏，朦胧中儿子坐在自己的床边，正弯着腰看英语字典。

“水！”

“妈妈，你醒了？你听见我说话吗？我考取了外语学院。”陆橙急切地说着。

“水！……”毓德听见自己发出了一种绝望的呼喊：“水！”

陆橙立即送上了一把小茶壶，同时说道：“妈妈，我考取了外语学院，你高兴吗？”

啊！水是凉的，流入了焦干的嘴、喉咙，沁入心肺。真好！谁在叫妈妈，橙橙？是橙橙。“别吵，妈妈驮你看雪去……”

恍惚中，她背上又绑上了发高烧的儿子，走出干校的医务室。孩子要转县医院，儿子在高烧，妈妈的血在沸腾。要快些，再快些，但这雪多厚啊！手里拄一根树枝也没用，就是迈不开步子。真重啊！橙橙，你真长大了，齐妈妈的肩膀高了，妈妈背不动你啦，这雪白得刺眼，嘴里冒出一团团的白气，浑身都汗透了。

“橙橙，我们休息一下把！”她找到了一棵歪脖子的杨树，拂去树身上的雪，她背靠着树，把背上的重荷倚在树上，她再也走不动了。回头望望走过来的路，是一条洁白的雪路。路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。望望前面，也是一条洁白的雪路。路旁的杨树，树丫上裹着毛茸茸的雪，交错地伸向铅色的天空。远处一所茅屋，被雪压矮了似的，露出了一个屋顶，活像一朵白色的蘑菇。

“真好啊！这干净的世界！”她摇摇橙橙，“快看呀！多好看的雪！”

可是不知怎么啦！儿子没有响也没有动。她看不见他，也摸不着他，她慌了，只有拚命地摇晃他。但是儿子仍然没有声音，只是沉沉地坠在背上。

“橙橙！橙橙！”她一边大喊着，一边跌跌撞撞地背着儿子跑了起来。张开两手，在没到脚脖的雪里奔跑起来。雪，从地下踢到天上，然后又纷纷扬扬地落到地上，盖在那一行既不像车辙，又不像脚印的印迹上。

“橙橙！橙橙！”她大喊着，汗水淋淋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在这里！”

“哦！橙橙……”毓德睁大了眼睛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陆橙，长大了的儿子，瘦长的身量，宽大的额，还算挺直的鼻子上架了一副深边眼镜，太薄了一点的嘴唇。儿子，终于长大了。

“妈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毓德醒来了，又回到现实世界，旁边坐着已考取了大学的儿子。这曾是她所有的一切希望。但不

幸的是，她恢复知觉的同时，也恢复了痛感，心在作痛。

陆橙看着恢复了知觉的母亲，但又无话可说。沉默，在两个人当中扩展、蔓延，把两人的距离越拉越大……

“‘摆摆’说厂里忙，过一天来看你。”陆橙这样说着，但心里想的是：“要在过去，他绝不会这样。这也是自找的。”

“哦！”毓德应了一声，心里想的是章珉一定找过我了，他知道我进医院了吗？

“妈妈，我考取外语学院了。”陆橙第三次报告这一胜利消息，他总觉得母亲还没听清楚。这不是别的，这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成功。

“祝贺你！”这是党和政府对儿子落实了政策，以后再也不需要找门路，靠推荐。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陈彦也快要落实政策，得到平反昭雪了。但自己呢？……

“你高兴吗？妈妈。”母亲反应冷淡，还不如肖芳的妈妈。这使陆橙有点心酸。

“高兴！……”毓德茫然地望着天花板，自己高兴吗？……护士进来开亮了电灯，白的天花板变得比它本来的更白了。白得耀眼。忽然之间，它颠倒了过来，不，也许是自己颠倒了过去，总之，她看见自己又立在那一片洁白的世界中间了。背上坠着七岁的儿子，她在跑，在喊：

“橙橙，橙橙！”

但没有反应，没有动静，只有那踢起的雪，纷纷落下。一种恐怖感控制了自己。她想快跑，但这两条腿却像